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

序論

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

周禮訂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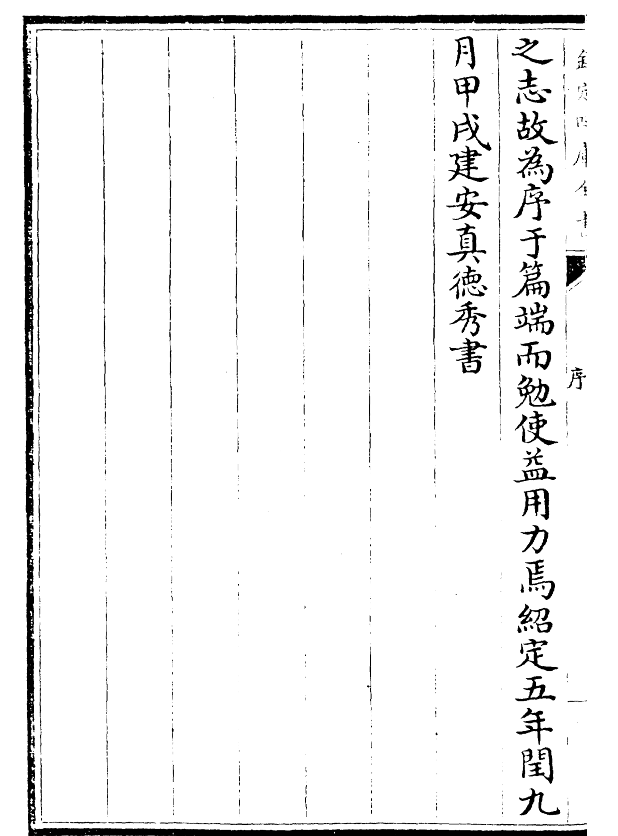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

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盖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蕫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

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

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葢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葢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覩惟洛之程

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
藴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
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
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
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
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
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
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



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德秀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

周禮訂義

提要

臣等謹案周禮訂義八十卷宋紹定中樂清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纂輯漢唐注疏及宋儒劉敞以下四十五家之說斷以已見真德秀為之序淳祐初直煥章閣趙汝騰奏上之勅付秘書省自周禮冬官亡於漢河間獻王

以考工記補之越魏晉迄唐無異議至宋淳熙間俞庭椿作復古編始謂冬官不亡特散見五官之中乃割裂綴合以足其數古經於是乎始亂庭椿而後承其學者凡十餘家以憑臆竄改者為古而指自漢以来授受有本者為今鑿空造作人各為書流弊不可勝詰與之是書亦以為冬官不亡仍不出俞氏之錮見又五篇之中官属官職舊本分序是書

乃引而合之亦竄改古經之一端皆不可訓

特搜羅頗廣有資採擇而諸家註本不傳於

今者亦頗賴是書以存固說經者所不廢耳

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録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

諸家說經先後以經文為序

諸家先訓詁次文義做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說同注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録諸家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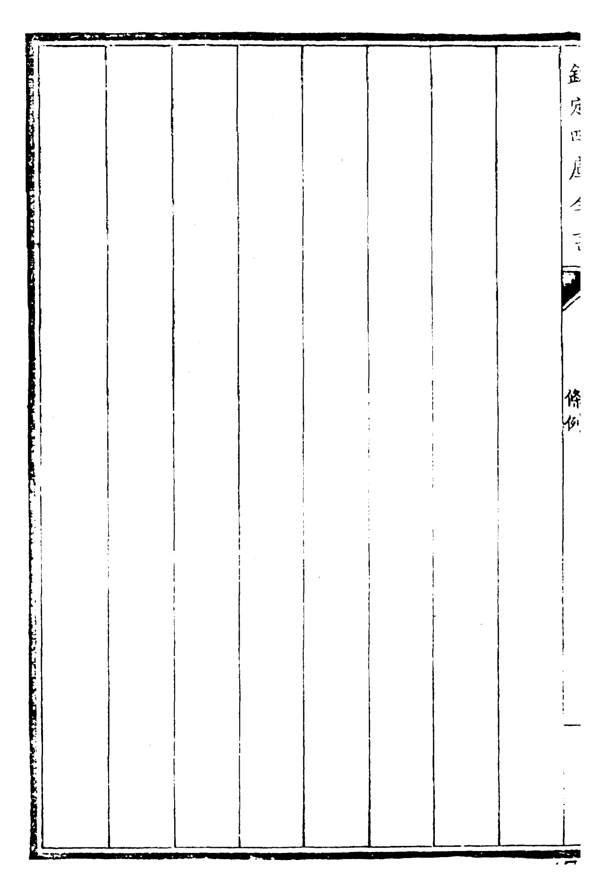
諸家辨析字義敷演旨意可以補前說者倣呂氏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録

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低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取倣東莱讀詩記注其旁如所說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録至辨其不然及自出已見者以愚案為別

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

遂官之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九十六 經部

周禮訂義序論

序周禮興廢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張南軒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為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

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愚案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

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徳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氏曰周禮每官言其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為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成王乃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須示羣臣以此告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鍔曰以洛誥攷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于土中亂為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書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益為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

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

愚案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

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魯猶存

孟子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孫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真以為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遼邈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

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謞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取之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

賈氏曰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方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

于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識其説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為解逵解行于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説近得其實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總羣書奏七

略歆之録在哀帝時馬融乃云成帝命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録略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太中大夫鄭少贛興及子大司農仲師衆故議郎衛次仲宏侍中賈君景伯逵南郡太守馬季良融皆作周禮解詁二鄭同宗大儒明理于典籍㸰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讃而辯

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於鄭玄附離者大半故林孝存以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以為訓注使周禮義得通焉

愚按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

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張氏曰周禮惟太宰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蛇龍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處天下之大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愚案巳上見周禮不可徒行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朱氏曰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周禮必竟是出於一手謂周公親筆作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李景齊曰仲長統以為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多有春秋戰國間事不純乎唐虞夏商周之制故王制紀朝覲為文襄時事月令說太尉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于周禮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與儀禮禮記不同

朱氏曰周禮好看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陳及之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戰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史者纂其典

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續者猶風雅頌通謂之周詩誓誥命通謂之周書也信之者以為周公作不信者以為劉歆作皆非也

論五官目録

陳君舉曰讀周禮須熟讀五官目録次知所屬有定局更將西漢百官志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攷但其時須知尊卑貴賤緊慢親疎不同謂如内宰一職乃士人為之至秦漢時便為大長秋有大長秋猶存此職東漢以來豈復有此又如醫師食醫

等職周官時士為之至本朝御藥院是和安大夫或承宣使宣徽使領之便見得緊慢尊卑貴賤之意須是以此考校古今識得徹底方可讀

愚案此說所以分目録於每官之首令學者易見

論天地四時官名

愚案成周所以取名天地四時者非必曰掌天地四時之事上古雲龍鳥火之號固因天道

以建官至唐虞推廣是意其職漸分故堯之官亦不止羲和四子舜之官亦非專掌天地四時陳止齋曰自顓頊有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之官至堯分為四職上掌天時下兼人事以書之命辭考之知其猶在王朝預聞政事此天人之合也至成周此意漸分取羲和四職分配於六卿是以虛名加實職求其名官之意皆號云耳

論公孤不列於六職

呂氏曰案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見得公孤之分不同周禮一書惟三公不見何故自冡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黙然無為坐而論道所謂司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歷簿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墨所能制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何嘗去空

虛眇茫處理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之間使人主果識本原於此上轉得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陰陽以氣言天地則有形燮理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孤之分於是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於孤言之而公之職不與者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尊

之至也

論官職多寡

王昭禹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又增為三百六十先王建官或多或寡非矜異也稱事之繁簡帝者之世其事簡故百官足矣王者之世其事繁故夏商倍之至周禮樂大備增而為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繁而不舉官之多寡亦各趨時而已矣

陳及之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為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為準以少乘多皆以五百人為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可也何者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

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名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呂氏曰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則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源可離非道也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略則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

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

者決擇耳又六卿内治一宫外兼一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宫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威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晋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為僕大夫晋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逺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

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

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内安能勝其事哉今考

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

甸稍縣都之内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設

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

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

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

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

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

李景齊曰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為之無非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美意

論六官次叙先後

陳君舉曰凡六官敘官之法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宫正宫伯同主宫中事膳夫庖人内外饔同主造食如此者皆是類聚故連類敘之二則次敘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為次第故宫正等士官在前内宰等大夫官在後

論六官所屬交互

陳君舉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令自朝

廷以上纖悉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撢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稍縣都邦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其他

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

泉府廪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廪禄府史胥徒之稍食畨上宿衛之廪給乃見於地官自内司服至屨人凡王宫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大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禄勲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較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

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事侵紊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勲夫諸侯之國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

兵財官專治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撙節而廢曠多矣

又曰古之體羣臣者何其均也大祭祀特一事耳大宰賛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奉玉齍司馬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六卿聯事亡所次第居則六卿各掌其一不但司徒出則六軍各掌其一不但司馬至列職授任各司其局則相須而不相奪莫尊於冢宰而朝覲會同必大宗伯為上相司徒居四民

而軍旅田役之事使其屬受令於司馬若夫諸子固夏官之屬耳掌國子之倅雖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司寇涖誓書六官皆受其貳小司寇登民數雖冡宰制國用亦不過貳之而已盖由上公至百執事其班爵有差而各宿其業其職掌有小大而各得行其志故其士條達展布自盡以奉上而無詘於形勢約束之患官師相規不為讒慝僚友相稱不為比黨上有違德朝有闕政亦皆敢於

諫諍譏刺而無忌諱考之於詩祈父作於爪士大東作於譚大夫小弁作於太子之傅甚者傷讒之刺寺人孟子能之鑄無射之諫伶州鳩能之此無他上待之也均而下報禮重當時朝廷邦國之間所以遇下亦致其敬今夫鄉飲酒與賔介獻酬矣雖主人必獻工祭既與卿大夫士餕矣雖君必畀煇庖翟閽故宣王中興吉甫有大功於南征而其來歸飲御諸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中興

功臣略見於二雅張仲不知為何官未有著名於世而吉甫凱還之卒章歸功於仲若曰微斯人無以及此者嗚呼盛矣

又曰師保內朝之官非直地官之屬司士治朝之官非直夏官之屬朝士外朝之官非直秋官之屬而分隸於三卿者何也立政三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事凡莅事者也牧凡長民者也準凡法令者也注疏以準為獄官非是但中外之官略具是矣而三宅之

設惟準人常重於他官非號令之所出則憲章之所存人主威福於是行焉而宅事宅牧之所受要束承風旨者故王事鞅掌嘗病於出入風議之臣陵三軍者懼朝廷之儀居勢使然先王知其患將至於偏重而官失其守於是位至準人布之三朝而不專鄉於一官本夫司會以法裁定邦計者也則隷天官太史以典法則計羣吏内外史書王命者也則隷春官至於師保職在内朝若漢諫大夫

則地官領之司士職在治朝若漢殿中御史則夏官領之朝士職在外朝若漢司隷校尉則秋官領之且冢宰蒞百官則五官皆司存也其屬或為史得以辭令道上指意以賞懲其下或為師保得以道德勸廸其上且正救其遺闕或為司士蒞羣臣之朝見或為朝士蒞諸侯之會同是故號令所出憲章所存五官皆與聞之無偏而不舉之處故三朝適平而百官正先王之意非徒以是互相伺察

迭為長伯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故也嘗觀於經周之大事同召六卿師氏與焉立政卒篇獨告太史詩人刺皇父亦曰棸子内史橋維師氏小司寇敘制國用以内史司會冢宰並稱文王世子記外朝之政曰司士為之凡此皆以準人故特言之假如六官專鄉一卿則宅事宅牧將為冗曹而體羣臣之道虧矣他如職方氏以下宜不隷司馬行人以下宜不隷司寇亦錯置二卿之間大抵類此

自此道不復見凡主意所嚮小臣百司遂擅朝政若秦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且有所謂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獨在禁中而公卿不與至於漢有百官以下事大將軍家奴視丞相亡如者甚矣後世之不師古也

序
論

周禮訂義卷一

宋 王與之 撰

天官冢宰

愚案天於萬物無所不覆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以冢宰而屬之天官俾帥百官以亮天工歟

賈氏曰冢大也○王氏曰爾雅曰山頂曰冢冢於地特高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百官總焉則太宰於六卿獨謂之冢

賈氏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曰宰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王氏曰宰以制割調和為事共刀匕者亦謂之宰

惟王建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愚案先儒見周公作洛而不遷以為洛邑之作乃

朝會諸侯之地嘗攷自古帝王都邑黄帝都涿鹿
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堯都冀州舜都河内禹
都平陽湯都亳多不得天地之中而轉徙無定所
周自文王興于岐建都止在豐鎬道化之行僅及
江漢汝墳之地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
周名卒相與營之將以建大中立皇極一民志而
定大業也然營之而卒不遷意者宅洛之制度未
成周公不幸而亡也何以見之周官之作周公方

甃齊六典為宅洛計即繼之以周公在豐將沒魯世家亦以周公在豐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主此議者周公也故垂死一念不忘在洛公死其規模不獲究矣不然自周至洛幾何里五服諸侯四時朝于天子者不絶當其朝也必見於祖廟射于射宫始之以享繼之以燕其禮甚詳且悉借使營洛為朝諸侯之地而成王自都宗周則周之君固將奔走之不暇矣

辨方正位

鄭康成曰辨别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别四方召誥曰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

王氏曰既辨方矣於是立宗廟於左立社稷於右立朝於前立市於後此謂之正位

體國經野

鄭康成曰體猶分也○李嘉會曰經野必有本以國為體則左右遠近之序得以次而達之如王朝處於中則九經之涂可以經緯於外王國處於中則九服之畿可以區別於遠經謂為之里數○項氏曰為之經界耳

黃氏曰體國以經理田野也王畿方千里周人合東西都為王畿地形不能正方短長相補以充足之設關於郊關以内為國自甸以往為野六官之首皆言此者六卿分主六鄉

鄭司農曰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王氏曰宮城門闈堂室之類高下廣狹之制凡在國者莫不有體此之謂體國井牧溝洫田萊之類遠近多寡之數凡在野者莫不有經此之謂經野

設官分職

王氏曰設官則官府之六屬分職則官府之六職○劉執中曰設官謂設六官以代天地四時之工分職謂分三百六十職以司三百六旬之事○王昭禹曰官言其所司之人職言其所掌之事

以為民極

愚案先儒或以極為中或以極為至要知惟中而後能極而極者中之至也猶天之極衆星拱焉猶屋之極衆材萃焉極處未嘗不中所謂中者莫能加毫末於此也王者宅中建國四方輻湊至斯為極必辨方以為廟社朝市之正體國以為鄉遂田野之經官由是而設職由是而分內外相維小大相濟治教禮政刑事靡不畢舉何往非爾民之極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經以建國為極也書

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又見聖人為斯道之極也以皇極之道立民極之制其惟成周乎

總論

鄭節卿曰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初無精粗本末之間有如王之立朝后之立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為辨方

正位而已經涂之九軌而野涂之五軌宫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野涂焉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焉人知其為體國經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卿則公一人一鄉則卿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為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為教之大者固在此耶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

侔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而尺寸不敢踰所以習民於尊卑等殺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為民極哉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鄭節卿曰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始有一事之闕乎天者謂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所以寵而

尊之也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冡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至其責大臣也深

鄭鍔曰治典所治不一非僚屬其孰助之然亦在為之長者有以帥之孔子曰子帥以正使帥其屬欲其躬帥之也

鄭康成曰掌主也○鄭司農曰邦治謂總六官之職

也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禮庫曰五官云教禮政刑事只是一事惟冢宰無所不理故謂之治

以佐王均邦國

鄭康成曰佐助也○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為主在商謂之阿衡平之之謂也○禮庫曰天下譬如物冢宰譬如持衡令輕重得其平故曰均○王昭禹曰均平之至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不過欲均平天下之不平者爾四海之内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商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

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

林氏曰均邦國者舉近以明遠均四海者舉遠以明近

項氏曰小宰之均財政典之均萬民均人之均地政土均之平土地之政無非均也其所均者小此皆下之所得專也

治官之屬

賈氏曰此一句總與下六十官為目也

大音泰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愚案王者之官公卿大夫士而已自王室衰諸侯僭其後列國之大夫皆僭稱卿故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或者因周官目録以中大夫為小宰不見上大夫遂以卿為上大夫乃引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之説不知王制非

周之制或者謂戰國之人為之又引晏嬰之言為證不知晏嬰言惟卿為大夫謂今之大夫古之士也惟今之卿斯為大夫耳此語甚明注家慮與傳牾乃謂其遜辭以荅家老此豈平仲之旨若以卿為大夫則是抑六卿而為上大夫以實上大夫卿之言耳蓋卿自是卿大夫自是大夫豈可以目錄無上大夫而指卿即是上大夫吕東萊謂周禮書卿了便無上大夫只書中大夫下大夫至春秋如

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得制度壞處

林氏曰冢宰三公之任而命以卿蓋卿爵也冢宰官也其爵則卿其官則三公有以兼之故周公以大師位冢宰召公以大保位冢宰○胡氏曰春秋書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愚案大宰既以宰名官小宰宰夫亦以宰名者蓋

皆主調和之義但大宰總其大綱小宰貳之宰夫攷之皆推行大宰之治均名以宰何嫌況有曰大曰小曰夫之别乎即小司徒小司馬以後參之可見

鄭康成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王昭禹曰以命數推之天子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元士葢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矣故黨正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下士獨言旅者則衆故也衆則卑惟上所令使從人而不自用故曰旅下士

賈氏曰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為王臣對下文

府史胥徒官長自除辟者非王臣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府治藏史掌書者胥謂其有才智為什長

○賈氏曰什長謂一胥十徒也周官之内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為什長皆是有才智之稱○陳君舉曰徒即今騶從也

王昭禹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王氏詳說曰胥一而徒十府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

若夫御史則史多而又在府上者以所掌贊書之數多也角人羽人則有府而無史者以當職文書之數少也腊人之類有徒無胥者以當職事小得徒足矣不假於胥也食醫瘍醫獸醫則府史胥徒並無者以當職事絶少自為之足矣曰奄曰奚云者以宫中之事當用奄者與宫女耳此酒人漿人籩人醢人之類所以曰奄曰奚而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間於其間者此也曰賈人者以其出納之吝當有主市買而知

物價者此庖人太府玉府職幣之類各有賈人而載師亦有所謂賈田者此也

陳君舉曰王金陵論府史胥徒謂成周用人流品不分非也古人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之子弟皆養於學宮以備宿衛考其德行而升進之自鄉遂侯國凡占名數而為民者亦攷察於鄉里以擇其天民之秀異者節級而升之故受命為士儻不由此者終不得以通籍於仕版故以天子之子猶不得仕者記所

謂無生而貴者也至於上之不可以為士下之不止於為農則任以府史之職司士所謂以久奠食者此也勾須守藏猶見於春秋之世葢不比胥徒之流更迭為之而均謂之庶人在官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胡氏曰大宰所掌而特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鄭鍔曰虞史載堯舜大道之常名其書曰典典言常道也葢聖人以道制法行於聖人之身則為道

著於天下之治則為法道載於書傳萬世而不刊法出於道通萬世而可行名曰典如此而已○王昭禹曰六典則治教禮政刑事之書也六官雖分職掌六典大宰則合六典之書而建之蓋治之於教禮政刑事猶道之於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皆不離乎道則教禮政刑事皆不離乎治也

以佐王治邦國

愚案大宰雖兼六典然其官則治官職則治職故

其佐王者特治邦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王昭禹曰揚子曰大作綱小作紀蓋紀者綱之目而係乎綱者也

楊氏曰諸侯之治邦國有節制焉故治典頒其大經而已庶務得以自治也

禮庫曰治典則言無所不治也其他如邦國官府百官萬民曰安教擾曰和統諧曰平正均曰詰刑糾曰

富任生亦各就其所掌事上說若是大宰則曰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經是經理之治是平治之紀是紀綱之固與諸卿不同矣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而小反萬民

王昭禹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曰安邦國

鄭鍔曰官府教之所自出不知設教之意安能教人故言教官府

鄭康成曰擾猶馴也○愚案擾若擾龍之擾○呂氏曰所謂教者非是約束之得成

優游沾漬馴擾涵養使之自入於善非是驅迫人物

事擾之一字乃是司徒之大綱馴習而熟之之謂也

撫摩而入之之謂也

畜養而寛之之謂也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戶皆反萬民

呂氏曰禮有自然條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燦

然有經處便是和若非禮則乖爭陵犯上陵下替豈

能一日和

黄氏曰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賈氏曰天官云治官府地官云教

官府夏官云正百官秋官云刑百官皆作本職言之至春官不可云禮百官禮所以統敘萬事故云統百官也

王昭禹曰書於八音言克諧於神人言以和蓋八音清濁小大其音不同當合而和之故言諧則諧詳於和可知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王昭禹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鄭鍔曰諸侯之不平者或敢憑弱而犯寡或敢暴内而陵外或敢犯令

而陵政或敢負固而不服政典有九伐之法則正之侵之削之杜之壇之斯有以平之也平如平土地然使無高下之殊

王昭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鄭鍔曰治民無政則役使不均矣賦斂不均矣近者或重而遠者或輕矣富者或免而貧者或困矣政典有九法施貢分職以任之簡稽鄉民以用之均守平

則以安之斯有以均之也均如均財然使無多寡之偏

五曰刑典以詰起一反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鄭康成曰詰猶禁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昭禹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則詰者加以威讓而已則詰於刑為略○鄭鍔曰諸侯有命位之尊有民社之重苟侯其過惡已彰而加之以刑則至於大刑用兵可也故刑之所用不同乎萬民知其有過惡之萌而先有以詰責之詰其所以然杜之於其始也

鄭鍔曰百官行人之法法之所行當自貴者始官不畏刑則舞文弄法矣故曰刑百官

王昭禹曰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則糾於刑為詳○愚案糾者察之之詳也聖人慮民不循乎理而麗乎法故刑之所設别為條目每事而加察之俾民入孝出悌内睦外婣謹行信言敬事敏功動由乎禮法之中無微疵細過抵冒乎刑者此刑典糾民之意也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愚案事典乃司空之職書言司空居四民時地利所謂事者非止如今考工記之補亡止言百工之

事也民各有職職各有事民以其職而治其事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邦國之富實基於此如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馴致國家殷富之福後世急於富國而不知民事若季氏之富於周公其得罪於周典深矣

王昭禹曰因其力之所勝而任之以事故曰任百官

鄭康成曰生猶養也○鄭鍔曰萬民不能以自生上之人教使為農工商賈以為衣食之資然後得以仰

事俯育而免於溝壑之殍此其所以生之歟

總論六典

賈氏曰治典教典曰官府禮典以下曰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六官之屬六十而得稱百官者舉全數也○黄氏曰冢宰司徒二府對立與四卿不同周公為冢宰召公為司徒相成王為左右蓋左右相也周人常使二官分陝而治事任甚重治典教典稱官府禮典而下稱百官冢宰之治司徒之教於官府無所不行也禮政刑事百官有其職則承之○鄭節卿曰府之為言百官之所聚萬化之所關也故大宰司徒獨曰官府

呂氏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會要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皆在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制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遺藴矣司徒自唐虞時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寛乃是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敷布之天下之常道惟此五者此古

今之達教不可易也宗伯天地人之禮無所不掌正禮記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有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其間或有敗常干紀不循禮法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欲有以開導之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天下之理未嘗不相對何嘗少一件得莊老乃謂德衰然後有刑緣其不識天

地隂陽之化所以如此説司空一官居終何故盖有
前五件了然後民可得其居得其養若無前五事民
雖有棟宇無縁得居雖有穀粟無縁得食夫三公三
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有所治者也欲萬事
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
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
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
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

兵事興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刑民知遷善遠罪然後可永奠其居故六曰邦事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體上下相統内外交應本末具舉則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合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冢

宰之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以八灋（古法字）治官府

鄭鍔曰官府者治之所由出故治官府者不可無法法不行於官府民不可得而治矣周家於此別立八法誠以致治必自此始故也有官必有府官則其所命之名也府則官之所居也（此句即注疏）人衆而事叢非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本數末度各得其理大綱小紀不紊其條何以致治哉此其別所以有八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鄭司農曰官屬謂六官其屬六十小宰曰以六屬舉邦治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鄭司農曰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曰以六職辨邦治

○王昭禹曰官有職則事各有司存故曰辨辨者因其列職而分之也

三曰官聯音連以會官治

鄭司農曰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聯謂聯事通職相佐助小宰曰以六聯合邦治○鄭鍔曰事之煩者如祭祀賓客田役斂弛之類非一職所獨任官各有聯則總衆異以爲同治不患其難會也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王氏詳說曰官屬則小宰所謂六屬矣官職則小宰所謂六職矣官聯則小宰所謂六聯矣官成則小宰所謂八成矣官法者其小宰之所謂以法掌祭祀朝

覲會同賔客之戒具乎官刑者其小宰之所謂令于百官府曰不聽王命國有常刑乎官計者其小宰之所謂六計弊羣吏之治乎惟官常之名不見於小宰而見於宰夫宰夫八職曰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則是官常者數之謂也如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矣其他常數皆此類也大宰正也故官府之八法皆治之小宰為貳宰夫為攷分治大宰之事也

劉迎曰書言常伯常任而繼之以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蓋此之官常也常伯官之長常任官之任事者皆有常職如三百六十官之職不可以數計也夫有常職以事於上乃可以聽官治故列之官職官聯之後而治始可聽歟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鄭司農曰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曰以八成經邦治○王昭禹曰始終無虧之謂成言成則事之終始皆一定而不可虧矣蓋比居簡稽版圖傳別之類其事皆有一定之成體聽萬民之治則以此經之而已故曰以經邦治

六曰官灋以正邦治

鄭司農曰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賔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王昭禹曰既曰以八法治官府又曰官法以正邦治者盖八法者治官府之大法官法者百官各有奉行之法也若大宰垂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六官之屬所承以治事者無非法也以其施之於官故曰官法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之冐無離局之姦治由此而各正於一矣

故曰以正邦治○鄭鍔曰有大宰之八法有一官之官法宰夫之職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乃大宰之八法也又云司掌官法以治目乃一官之定法也名曰法則同所以為法則小大不同也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鄭康成曰官刑謂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王昭禹曰所以治天下者謂之邦刑所以治官府者謂之官刑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又曰鞭作官刑是以古之在官者必有鞭刑以儆之然古者刑不上大夫則官刑之所施者自士而下故也

八曰官計以弊^(必世反)邦治

鄭康成曰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弊斷羣吏之治也○王昭禹曰弊有審斷之意司寇曰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萬民之獄訟以邦法弊之則弊詳於斷矣

總論

王氏曰官常官聯雖六官之通治而各致其一官之治故言官治以別之餘則雖各致一官之治六官相

待而成故言邦治以包之

李景齊曰周人責吏治之法既有官屬以舉之復有官職以辨之既有官聯以會之復有官常以聽之既有官成以經之復有官法以正之其詳至此自無不舉之職矣尤必有官刑以糾之有官計以弊之者然後知古人任職雖以其才待吏雖以其誠而所以震厲考察之意尤不敢廢於馭吏之日亦足以見先王設官以為民者如是其拳拳也唐虞考績成湯制官

刑即此意

以八則治都鄙

鄭康成曰則亦法也○陳君舉曰典法則皆是一事恐文籍多難辨異其名耳欲辨其為邦國都鄙官府文字○鄭鍔曰都鄙地不出王畿之外非如邦國諸侯得以自治其國故王朝立為設施之則使之事事取則於此焉則如書所謂有典有則之則法如令之律令則如令之格式

鄭鍔曰以其有先君之主故曰都○鄭康成曰都之所居曰鄙○王氏曰書曰建邦設都春秋曰齊人伐我西鄙都鄙者以其有邑都焉則謂之都

以其在王國之鄙則謂之鄙

鄭康成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賈氏曰謂三等采地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陳氏曰先王建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而居畿內焉其外有封疆溝木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

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

易氏曰秋官設都則之職專掌此八則之法然謂之都則而不言家則何也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以上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卿以六命為小都公以八命為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為主故總而言

之曰治都鄙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鄭康成曰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也○王氏曰凡造都鄙必先立宗廟社稷諸神之祀故八則首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以馭其神則其神之所享惟祭祀之從也若夫典祀弗舉淫祠無禁巫祝費財妖昏傷民非所以馭其神也○林氏曰所謂旱乾水溢變置社稷是也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

鄭康成曰法則其官之制度○賈氏曰謂宫室車旗衣服之等皆不得僭也

○王氏詳説曰尤氏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則都鄙亦自有官吏矣

○八則為都鄙之大則法則者特馭其官之則耳不曰則而曰法則者蓋對言法則法為詳則為略連言法則法亦則則亦法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鄭康成曰廢猶退也退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王氏曰以廢

置馭其吏則吏之所治惟廢置之從也若夫治不時考政不歲會勤不保置怠不患廢非所以馭其吏也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鄭康成曰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楊氏曰自鄉論秀士而升之於司徒自司徒升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於司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未嘗有祿位也司馬論辨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修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黄氏曰自一命以

上皆命於天子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林氏曰上斂下謂之賦下奉上謂之貢而都鄙之用亦頼此以給故曰賦貢以馭其用○易氏曰賦貢者謂都鄙以其田賦之什一者取於民而又以稍縣都之十二者輸於王然後為之制其用度豐殺之數故曰馭其用○王氏曰賦貢以馭其用則上之所用惟賦貢之從若夫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奢或僭上儉或廢禮非所以馭其用也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鄭康成曰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黄氏曰土均所以設職也雖從其俗要必以禮為準而權其輕重○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鄭鍔曰刑以馭威而賞亦以馭威者盖能生能殺則權之所歸人畏其威矣○王氏曰獨刑而無賞則人有怨心豈能使民聽服而畏哉刑賞以馭其威則民之所畏惟刑賞之從若夫刑以幸免賞以苟得慢公死黨畏衆侮上非所以馭其

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王昭禹曰簡之有禮則能者為之使而足以制變任之有義則有力者為之用而可以舉事

王氏詳説曰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賈氏謂田役馭其衆則是卿大夫得田獵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產不許失之矣都鄙雖為公卿大夫采地非内諸侯乎賈氏引諸

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證曾不謂天子之大夫四命自可以出封乎當以天子之大夫得田役諸侯之大夫不得田役為正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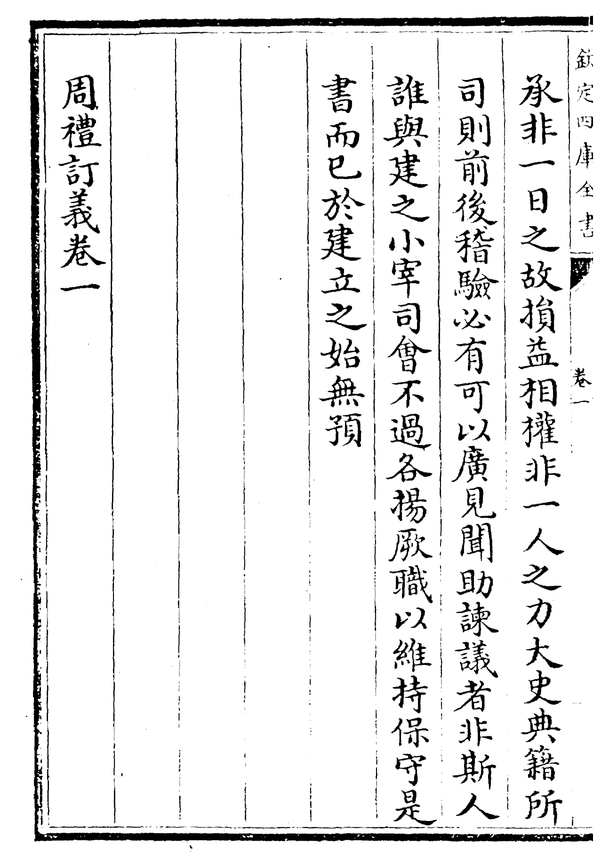
禮庫曰馭如馭馬之馭凡馬之疾徐行止使之齊一皆惟馭者之聽揚子云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且如鬼神本無聲無形然亦可馭只祭所當祭

合於理便馭得如後世淫祀徼福先自失了如何馭得鬼神便見出來興起妖恠此理甚明又如荒於遊畋非時役民如何馭得衆舉此便見事事做得當盡合於理所以謂之馭此便是為民極○林椅曰都鄙王子弟之所食其禮政刑事皆聽於王朝故八則皆曰馭馭者進退自我邦國則封疆之内皆得自治乃王朝大夫與黄氏曰都鄙略似邦國而事神治民一皆受命於天子故謂之御春秋傳曰外諸侯世也内諸侯禄也將有進退故八則皆自上御之春秋祭以伯見後曰祭

公單以伯見後曰單子此其進退之可見

總論典法則

孫氏曰六典未嘗不具八法所謂八則者亦不出六典之外猶朝覲宗遇均為賔主之禮禴祠烝嘗均為奉先之祀三書之中惟六典為備大宰大史相與建之司書藏其書之正小宰司會存其書之副大宰掌邦治總六官而治之建是書可也大史奚為同建焉蓋是書之立天地待以彌綸人物資之運量統緒相



承非一日之故損益相權非一人之力大史典籍所
司則前後稽驗必有可以廣見聞助諫議者非斯人
誰與建之小宰司會不過各揚厥職以維持保守是
書而已於建立之始無預

周禮訂義卷一

謹案卷首序論第一頁後三行或謄寫各二部刊

本謄訛騰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公孤之分於是著矣刊本孤訛鄉

今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邦國四方刊本邦訛郡今改

卷一第十頁前四行周官之内刊本官訛室今改

第十二頁前四行蓋治之於教禮政刑事刊本政

刑訛刑政掾經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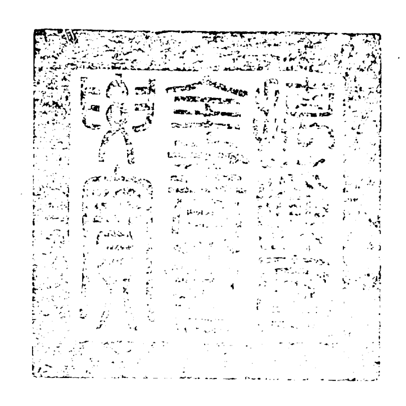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前八行何以致治哉刊本以訛難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以經邦治刊本治訛國據周

官改

第二十六頁後四行賦貢以馭其用刊本賦貢訛

貢賦據周官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周禮訂義卷二

宋 王與之 撰

以八柄兵命反詔王馭羣臣

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爵禄廢置生殺予奪者王操之於此而羣臣為用於彼若器之有柄焉故曰八柄賈山曰富貴人主之操柄其言亦本於此八柄操之在此則羣臣疾徐進退惟我之聽故曰馭羣臣○鄭鍔曰凡是八者大宰詔之王自用之故曰禮生殺之謂王能予奪之謂王慶賞刑威曰君

惟辟作福作威為人君者當自操以為用不可以授人為大臣者隨事詔王因功而用賞隨罪以行罰則羣臣可得而馭也大宰不以詔王王或不能自用則有倒持太阿之失矣○林椅曰柄猶物之柄可以獨持不可共用故八者惟王所用雖大宰亦詔之而已

王氏曰於六典曰佐王治邦國大治王與大宰共之也於八法八則直曰治官府都鄙小治大宰得專之也於八柄八統曰詔王馭羣臣馭萬民則是獨王之事也大宰以其義詔之而已

一曰爵以馭其貴

王昭禹曰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有尊卑外之為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内之為王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儀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命見於諸臣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苟有之則貴無之則賤此所以馭其貴○鄭鍔曰與以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為君之貴與以卿大夫士之爵則有為臣之貴

二曰禄以馭其富

王昭禹曰禄以待有功功有多寡則禄有厚薄故司

勲等其功則王功曰勲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皆王所禄也天下之人茍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此所以馭其富　○鄭鍔曰與以萬鍾之禄則大焉而富之與以升斗之粟則小焉而富之

三曰予以馭其幸

劉氏曰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爵之者也　○楊氏曰職幣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小用有式法則上所賜予雖

嬖幸無過制也此所以馭其幸王氏謂以私恩施焉
非所以馭之也
李景齊曰爵禄者勵世摩鈍之具古人制爵必以功
所以抑夫人僥求苟得之心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
不容以濫受也今攷之冢宰八柄自爵禄之外又有
所謂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所謂
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之意有所不與焉毋乃啟人主
之幸心耶有所謂當然之報亦有所謂特厚之恩當

然之報固人臣所宜得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又有所謂特厚之恩以神其機於不測則所以鼓舞變化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八柄予以馭其幸之深意若夫後世人主樂夫人投已之欲以私意而褻名器而妄予於人者亦曰此古人予以馭幸之意誠可悲恨

劉執中曰予謂爵禄之外有所賜予幸謂榮幸予及其賢則天下榮之求為其所以幸者矣

四曰置以馭其行下孟反

劉氏曰置者耆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也

王昭禹曰因其有功而置之在位豈特使之有功又馭之使有行夫在位之臣無行是以貪汙誣偽無所不至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蓋大臣有行則循法而不敢為非小臣有行則廉潔而不謀利此置所以馭之使有行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王昭禹曰管子云擅生殺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盤庚曰刹予制乃短長之命則人禀命而生雖本乎天

而所以生之者乃在乎君則此所謂生者王使之生也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得生足以為福矣○劉氏曰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而免箴尹克黄改命曰生則此類也

六曰奪以馭其貧

鄭鍔曰極之别有六而貧居一食君之禄宜不至於貧矣臣有可誅之過奪其廩稍之奉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至於疏食没齒之類以奪致貧其柄在我所以馭之也

七曰廢以馭其罪

鄭康成曰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易氏曰廢言棄也臣有罪戾不可委任褫其爵而棄之故曰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鄭康成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賈氏曰臣有過失非故為者則以言語責讓之内史變誅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林椅曰誅與生對立福與禍對立以用誅之文攷之必非適然之過

王氏曰誅言其意殺言其事大宰大臣詔王馭羣臣

者也以道揆故言其意内史有司詔王治守法而已故言其事誅又訓責知大宰所謂誅為殺者以内史見之也

總論

賈氏曰經自五曰以上皆是善事則大善在前小善在後自六曰以下皆是惡事則小惡在前大惡在後

○王氏曰先慶賞後刑威於賞先重而後輕於刑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也内史則賞刑雜而莫知

後先者主以法守而不預道揆之意也○王氏詳說曰賞有五而刑有三又以見詳於賞而略於刑也

陳宏父曰冢宰既詔王馭羣臣得操富貴予奪之柄則人才之進退專於冢宰可也攷之王制乃選士以司徒造士以樂正論辨官材以司馬何邪曰無傷也冢宰既統百官則三官猶冢宰之屬耳故司徒選之樂正造之司馬辨論之以至於官之爵之祿之而後冢宰統而計之不特馭人之法然也而考績之法亦

然一歲之終羣臣奏歲事之時也天官之司會以歲會之成質於天子者而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則以其成從司會而執質冢宰齋戒贊王受質而司徒司馬司空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焉夫司會質成而三公則從司會冢宰贊天子受質而三公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焉是六卿皆與考績而冢宰則操其柄也謂以冢宰統百官何為不可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黄氏曰八統即中庸九經也治天下國家綱統在是

○鄭鍔曰大宰詔王舉其綱以統之乃能大一統於天下而四方咸歸於統一矣 ○禮庫曰

八者是君民共之惟其通上下皆然故曰統然却有本原自人主身上做起

一曰親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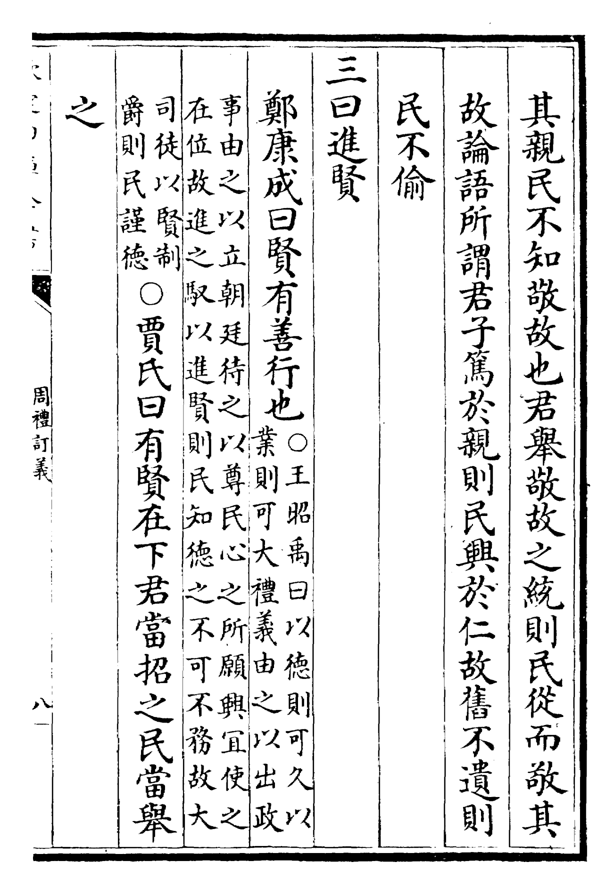
王昭禹曰宗族兄弟天屬也宜致親以親之故先王篤之以恩敘之以禮合之以飲食同之以福禄則親者無失其為親矣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故堯親

九族而黎民於變時雍

二曰敬故

王昭禹曰故舊朋友人屬也易失於慢而不敬先王於是以燕飲致其恩以賔射致其親久要而不忘無故而不棄所以敬之也則故者無失其為故矣馭以敬故則人莫慢其故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民德歸厚是也

鄭鍔曰民不知親親也君舉親親之統則民從而親



其親民不知敬故也君舉敬故之統則民從而敬其故論語所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進賢

鄭康成曰賢有善行也 ○王昭禹曰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朝廷待之以尊民心之所願興宜使之在位故進之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故大司徒以賢制爵則民謹德 ○賈氏曰有賢在下君當招之民當舉之

四曰使能

鄭康成曰能多才藝者

愚案人各有能用之然後見如伯夷能典禮使作秩宗足以究其典禮之能后夔能典樂使教冑子足以究其典樂之能君知量能以任使人之有能者孰不欲自效以見其能

禮庫曰古者許多長民之官往往多自民間自推擇且如五家為比有比長即是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

朝廷因爵以下士命之為比長五比為閭有閭胥亦是二十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中士命之為閭胥此豈非進賢使能耶要知人主才進賢使能天下便知賢者之可尊能者之可貴而自勉於善矣

五曰保庸

鄭康成曰保安庸有功者○王昭禹曰司勲曰民功曰庸○禮庫曰保庸全其有功者○愚案如司勲頒賞輕重眡功地三食一不使之過亦所以保之也

六曰尊貴

鄭康成曰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爵曰徳曰齒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徳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王昭禹曰爵以馭貴朝廷之所尊也馭以尊貴民知爵命之不可陵

七曰達吏

鄭康成曰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王昭禹曰吏之在下有以賤事貴有以小傅大其志能常患於不達有以達之尚安有莫知我勩之歎哉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

可為

禮庫曰賢能是未仕者吏是已仕者

八曰禮賓

王昭禹曰先王之制五禮賓禮居其一賓者人治之大在所禮矣故聘覜存問食享牢禮凡致於賓者其小大有度多寡有數燦然之文歡然之恩見於相授接之際者凡以禮之也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當以禮

總論

劉氏曰棠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薇達吏也鹿鳴禮賓也

總論八柄八統

王氏曰柄言操此而彼為用統言舉此而彼從焉

以九職任萬民

王昭禹曰任者因其力之所能勝也○陳君舉曰天

之生民未有無能而養者能其事而後可以養無事而食衆之殃也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于事大宰既授之職閭師又責其功故曰無職事者出夫布也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可勝計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愚案三農司農謂平地山澤後鄭謂原隰及平地要知只是上中下三等農夫

王昭禹曰穀有黍稷稻粱秫麥苽麻豆之别故曰九穀〇王氏詳說曰五穀種之美者黍稷稻菽麥也百穀者凡麗乎土而可食者也此九穀云先鄭以為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後鄭不言秫與大麥而以粱苽足其數案下食醫云犬宜粱魚宜苽故耳後鄭之說為是生生不窮其種雖本於天然不能自生實賴乎人故曰三農生九穀

二曰園圃布古反 毓音育草木

鄭康成曰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〇賈氏曰圃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圃在園中故鄭以園為樊詩云折柳樊圃樊其蕃蔽也〇王昭禹

曰毓者順其性而養之也

王氏詳說曰園圃藪牧舉其地以及其民

呂氏曰民事在人君固不可緩而於草木鳥獸亦欲其得所者此乃物之至微人君多以為不足邺而易忽惟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為之不安而以為職之不盡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鳥獸孳尾舜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賛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忘

物也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鄭康成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賈氏曰山澤之民無他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也○王氏曰山澤皆虞而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則其政令施於山矣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則其禁令施於澤矣虞衡山澤之官而作山澤之材者民職也則此所謂虞衡言其地之人而已

王昭禹曰作與詩退不作人之作同為而起之之謂也盖先王於山澤之材非特順其天性而已又加裁

培壅溉之人功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生各適其用夫是謂之作

鄭節卿曰周禮有頒田之法而山澤未嘗頒與民大宰以虞衡作山澤之材則皆畿内山澤亦皆官物特置虞衡掌之所以然者率受百畝山澤之物或有無不均且山澤利多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衆矣虞衡既掌山澤各自募民治之國家有所輸用則征于山澤之農若角人以下是也

四曰藪速苟反牧養蕃鳥獸

鄭康成曰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蓄牧之地

王昭禹曰交之以道取之以時不麛卵不殺胎不覆巢使之既生且息既蕃且殖有魚麗盛多之美無魚藻失性之譏此養蕃之效

鄭鍔曰王政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故攻猛獸驅烏鳶射夭鳥各有其官乃任藪牧之養蕃何耶盖羅氏所羅掌畜所共庖人掌客之禽獻獸人冬夏之狼麋皆

禮物尤急者也非養之有素何以供不時之須哉任以養蕃謂此類耳

五曰百工飭音勑化八材

鄭康成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王昭禹曰興事造業之謂工工具器者也故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故曰八材八者雖有自然之質必

人工加焉然後可適用故待百工飭化致力以飭之謂之飭因形移易謂之化如致力以飭木則化之而為舟車之屬致力以飭金則化之而為鼎量之屬也

愚案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此曰八材者曲禮主夏商此主周耳

六曰商賈音古阜通貨賄

鄭康成曰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

故使之阜通聚之使盈之謂阜遷此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為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書所謂懋遷有無化居同意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康成曰嬪婦人之美稱也○劉執中曰婦女男子之無夫家而不可受田者不任以事則淫邪失業足以敗俗而亂教故嬪婦之所以自求口食者化治絲枲而已他不可以有為

王昭禹曰八材謂之飭化始乎樸而終乎化化則器成而可以致功矣故曰飭化絲枲之為物徒化之而

不治則布帛無由而成化絲而治之以為帛化麻而治之以為布故謂之化治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鄭康成曰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賈氏曰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鄭節卿曰荼以供喪事茅以供祭祀芻茭以飼國馬今時人取茅以飼牛取萍以飼犬豕負水拾髮竹頭木屑皆疏材之屬也

王昭禹曰疏材委人所謂凡疏材是也疏材利之至微者待臣妾而後聚斂

九曰閒^音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愚案成周計民受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閒民今謂之閒民必其單丁下戸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與夫工商嬪婦之業聖人難以强之受職也亦列於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孟子曰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萬室之邑一人陶之則不足商賈之懋遷虞衡之興作草木

鳥獸皆生生之具布帛疏材皆適用之物以閒民之無職能補八職之有闕則轉移以協佐其事曷可少哉以閒民係於九職之末以見非無職也特無常職耳豈若後世游手浮食怠惰而不事事者乎至載師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又欲驅之務本也

總論

史氏曰九職任民地官之任大宰掌之何也然大司

徒以下能授之職不能任之使不失職使不失職者大宰之責也王能用一大宰使際天所覆極地所載上而三農下而臣妾閒民無不得其所者可謂任職矣古之大臣欲遇大有為之君固非求之爵貴祿富也誠以憫天下之民不得其所思輔其君而有為也

以九賦斂財賄

愚案先儒以周之九賦謂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筭賦皆仍秦弊令民出泉不知周之泉布所以

制百物之低昂上而供邦用則有外府下而通民用則有泉府出入則有法斂散則有權至於制賦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令之如邦中之賦即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是貢其廛里及場圃之所出四郊之賦即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貢其宅田士田賈田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關市之賦即司門司

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幣餘之賦乃官府都鄙與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然則九賦之斂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以賦為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周之田賦也布縷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絺葛草貢之材而成於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

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為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則無布縷之征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

王氏詳說曰自一至六謂平民之賦自七至九謂末作之賦邦中四郊邦甸之民天子之民家稍邦縣邦都之民公卿大夫之民旣以其賦入於主復以其賦入於天子是倍其賦也曰不然家稍邦縣邦都雖曰釆地而其餘地為公邑公邑不可以槩言之此所以即家稍邦縣邦都為言也亦猶九職言萬民而又於園圃虞衡藪牧也○林氏曰九賦自邦中至邦都則地征矣關市山澤幣餘皆末作而亦云地征何也司關司市與山澤之虞皆地職也有地職則必有地征此載師所以又有授地之言也幣

餘則職幣所謂餘財餘則邦物皆已給矣又振之以歸之邦故亦謂之賦也

愚案邦中有場圃即園圃之職也四郊有牧田即藪牧之職也邦甸之田皆井授即三農之職也甸稍縣都之采邑與公邑之田亦皆授於民以耕也關市即商賈之職山澤即虞衡之職李叔寶謂九賦繼於九職之後惟有以任之而後可以斂之是也所疑者成周十一之稅通行乎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儒以地遠役簡則賦亦輕釋之不

如陸佃以百畝而徹賦民十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於國其說為長到得吏之治於公邑者兼統於遂其居民其制賦皆與遂法同小司徒之井牧其田野及於甸稍縣都必曰任地事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可考也

總論貢賦征稅之名

鄭節卿曰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

目其別何如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即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為禄斡私田之賦以為貢耳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内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禄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邦

中四郊而下凡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
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於賦實
則使民自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
也國用之大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
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
即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
之出令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
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斂皮毛筋

角角人斂齒角羽翮廾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荼則征灰炭茅蒡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五穀為主而其終皆以九職之物充貢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致於田賦之說者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是以大宰正其

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大府謹其待用盖其終始本末無一毫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納其賦於天子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於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於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

為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甸內無一不相應者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

一曰邦中之賦

賈氏曰邦中謂國中之民也○王昭禹曰邦中王所邑詩曰邦畿千里則合四郊甸稍縣都而言也此言邦中則以別四郊甸稍縣都故也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園廛二

十而一則此所謂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

賈氏曰謂遠郊百里之内民也○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載師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此謂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賈氏曰謂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内民也○王昭禹曰四郊之外謂之甸以田法正在是故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則邦甸之賦於是乎出矣

四曰家削所教反之賦

王昭禹曰三百里之地大夫所食之采邑祿而不世不得專其地有家而已故謂之家謂之家削以家邑之位削小故也其賦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削地○賈氏曰大夫采地賦稅入大夫家采地之外其地為公邑公邑之民賦入王家

五曰邦縣之賦

賈氏曰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民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四百里之地謂之小都載師所謂以小都任

縣地

六曰邦都之賦

賈氏曰謂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為公邑民所出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五百里之地謂之大都大都之地即載師所謂疆地是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不謂之畺而謂之都互相備也蓋言家甸稍縣則都為疆地可知言都則郊甸稍縣為鄉遂公邑家邑小都亦可知也

愚案家稍邦縣邦都三等采地之餘盡為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公卿大夫王子弟不得有也此是聖人深意大宰三代封建諸侯亦不是連併封去其間自有公邑間其中漢時郡國之制亦有此意蓋郡國相錯於天下使彼此相監也

七曰關市之賦

王昭禹曰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然則關市之賦出於商賈之民也○王氏詳說曰載

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謂邦中也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謂四郊也甸稍縣都皆不過十二謂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謂山澤也而不及關市與幣餘然則關市幣餘所出之賦其將何如乎蓋周禮重乎民而禁末作故末作賦重關市幣餘之賦亦與山澤之賦等矣不然山澤所出何止於漆林乎〇陳君舉說見大府

八曰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為之厲以限其妄入為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矣

九曰幣餘之賦 婢世反

劉迎曰幣餘不在常賦之中皆式法所用之餘幣也今考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葢此幣餘之賦也惟其非常賦故以之待賜予而賜予亦無常故也先儒以幣餘為占賣國中斥幣皆末作

當增賦者若賈人倍筭矣不知此何等賦邪

以九式均節財用

鄭康成曰式謂財用之節度○王昭禹曰式之所載

為有書所麗為有數書之所載則有一定之常目數

之所麗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為有道以之

節用則為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適於均而無有餘

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適於當而無過不及之

弊

李景齊曰有以斂於民無以節於己則錙銖之積不足以供泥沙之用此九式財用又所以繼於九賦斂財賄之後也

一曰祭祀之式

王昭禹曰祭祀之禮有大小有豐殺多不為過寡不為不足者亦有式焉耳○王氏詳說曰曲禮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牲式也酒正曰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此酒式也

二曰賓客之式

王氏詳說曰掌客之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史氏曰朝覲聘問之時待遇宴享之法

三曰喪荒之式

王昭禹曰喪之禮有斂葬賻賵以送死者荒之禮有散利施惠以救貧者其用雖甚衆而皆有制焉

四曰羞服之式

王昭禹曰羞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之類也服則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之類是也

五曰工事之式

賈氏曰工若考工所作器物○史氏曰工事不可闕有法以制之則無雕鏤之飾淫巧之靡

六曰幣帛之式

鄭康成曰謂所以贈勞賔客者○賈氏曰若司儀上公三問三勞有束帛也

七曰芻初俱反秣之式

王昭禹曰草之謂芻穀之謂秣皆以養牛馬有事則

秣無事則芻詩曰乘馬在廐挫之秣之則芻秣也○王氏詳說曰謂若委人云賓客共其芻薪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八曰匪頒音班之式

鄭司農曰匪分也頒謂頒賜也○鄭康成曰王所以分賜羣臣也

九曰好用之式

王昭禹曰因其所好而用之謂之好用王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内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典絲凡上之賜予皆以物授之典枲賜予亦如之蓋

好用出於上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劉迎曰後鄭以為燕好賜予其與匪頒異乎今考之經玉府所謂金玉玩好謂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非所謂好乎司書所謂上之用財用職幣所謂凡上之小用非所謂用乎好用之式小所以列之匪頒之後

李景齊曰自祭祀賓客以至幣帛芻秣之費固有司可以裁其出入所謂匪頒好用出於人主之意固宜人主所得自為也冢宰亦得以九式制之焉然則聖人以身享天下之奉不敢以一毫妄費以至於此財安得而不裕哉

總論

劉執中曰祭祀之式春官掌焉賓客之式大行人司儀掌焉羞服之式膳夫司服掌焉工事之式司空之屬掌焉幣帛之式外府掌焉芻秣之式掌客掌焉匪頒之式大府掌焉好用之式內府掌焉九者違失均節失宜則大宰掌焉

王昭禹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

陳君舉曰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盡總於冢宰所謂以此取之以此用之未甞分别秦漢以來人主私意日生創為條目掌天下之財有大司農掌王之治藏則有少府掌没入民財則有水衡都尉而大司農則供邦國經費之用少府則供王玉食奉養之用水衡則供王之私用色目既煩各私其局征斂搜求富藏于官前輩甞論王者除四夷之外不治自外薄四海闔門而視皆一家也今闔門而與子弟為市雖

盡得子弟之財猶不富也

又曰所謂大宰制國用者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而司徒制入六卿三公皆兼之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為非己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胡氏曰先王授民以田則責之賦授諸侯以國則責之貢賦者養天子之禮貢者事天子之義○陳氏曰釆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九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致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兾州畿内無貢

以畿内王之所食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賈氏曰此諸侯歲之常貢小行人云春入貢是也若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乃因朝而貢與此別也諸侯國内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所云貢篚是也

李景齊曰致者使之自至非窮欲以求之也用者所貴適於用非貴於遠方之珍異也西旅獻獒固足以

俊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竒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為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烏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以至於斿貢物貢蓋無不適於用者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至於鵁鶄名鷹亦遣使以求之何謂

一曰祀貢

鄭司農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〇王氏曰凡可以供祭祀之物

二曰嬪頻音貢

鄭康成曰嬪貢絲枲○王氏曰凡可以供嬪婦之物

三曰器貢

鄭康成曰銀鐵石磬丹漆也○黄氏曰用器兵器禮樂之器○劉執中曰謂土之精器若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也○王氏曰凡可以為器之物

四曰幣貢

鄭康成曰玉馬皮帛也○王氏詳說曰古人所謂幣者非止幣帛也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故後鄭以幣為玉馬皮帛○王氏曰凡可以為幣之

物

五曰材貢

鄭司農曰木材也○鄭鍔曰如杶榦栝柏之類可為宮室者也○劉執中曰謂若燕之角荆之榦妢胡之笴吴越之金錫也○王氏曰凡可為材之物

六曰貨貢

鄭康成曰金玉龜貝也○王氏曰凡可為貨之物

七曰服貢

鄭康成曰絺紵也○黄氏曰不獨絺紵玄纁纖纊皆是○王氏曰凡可為服之物

八曰斿貢

劉執中曰謂羽毛可注旗旄也○愚案此發明司農說葢斿即龍旂九斿之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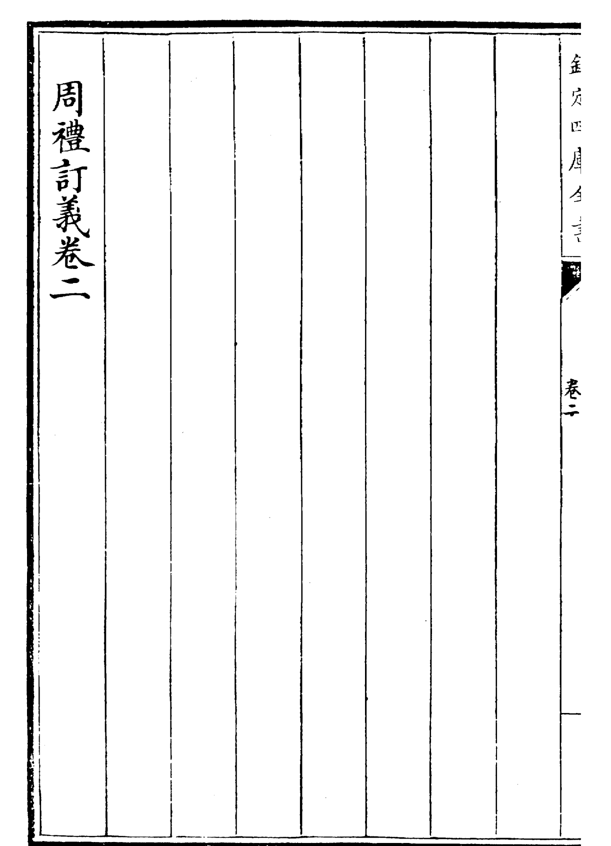
九曰物貢

鄭康成曰雜物魚鹽橘柚○鄭鍔曰物貢則不可名以一物如海物惟錯之物謂雜物之可貢者也○劉執中曰謂九州所產萬物可以致遠而資邦國之用者也

總論

鄭鍔曰或謂邦國之貢萬民之賦皆王國所須以為

用貢賦畢入然後冢宰可以制國用令也列九賦於前以九式處其中乃以九貢列其後何也盖王國之財自足以充王國之用善治國者有生財之道又奚待於諸侯然後足哉故列九賦之目即繼以均節之式明生財之道既有九賦則量入以為出可也若乃邦國之貢本諸侯奉上之誠意不急急於徼之立法於此俟其自至耳



周禮訂義卷二